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論「歐共主義」

熊自健

一、前言

自從一九七五年「歐共主義」(Eurocommunism)這個名詞被創用出來之後，它便成爲西方公共辯論中的一個主題。歐共主義之所以引人注意並被熱烈討論，其原因不外乎是：(1)歐共主義者的概念與傳統的馬列主義有許多不同；(2)有一段時期，歐共主義共黨在某些國家內位居第二或第三大黨，在不遠的將來會有可能入主政府，或在政府部門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因此它對於東方與西方都形成一種挑戰。在這種局面下，自然產生許多不同的回應。本文僅評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歐共主義的看法，主要是評述李昂哈得(W. Leonhard)^①、克勞汀(F. Claudin)^②與曼得(E. Mandel)^③三位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論點，而且偏重在歐共主義的總論部份。至於他們三人對歐共主義各共黨的見解，則將與其他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柯拉蒂(L. Colletti)、阿突塞(L. Althusser)的意見，另文合併評述。

註① 李昂哈得原爲東德的理論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畢業於莫斯科第三國際的學校，從一九四五—四九年他執教於東德馬克思學院，一九四九年逃往南斯拉夫，後赴美，現爲耶魯大學教授，著有·*Child of the Revolution, The Kremlin Since Stalin, Three Faces of Marxism, Eurocommunism: Challenge for East and West.*

註② 克勞汀原爲西班牙共產黨理論家與領導人物之一。從一九四七—六五年爲西共政治局委員，一九六五年二月被西共開除黨籍，現專事著述。著有·*The Communist Movement: From Comintern to Cominform, Eurocommunism and Socialism.*

註③ 曼得爲當今托派最著名的理論家以及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家，活動於第四國際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圈內。著有·*Marxist Economic Theory.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Late Capitalism. The Second Slump. From Stalinism to Eurocommunism, Revolutionary Marxism Today, Trotsky.*

二、「歐共主義」的定義問題

所有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歐共主義各領袖都一致指出歐共主義這個名詞是不妥當的^④。李昂哈得指出它的不妥當性有三，他說：

「事實上，歐共主義這個名詞是有一些誤稱。雖然它給世界共產主義中的一種新現象賦予定義是重要的。但是它並沒有準確的溝通這個新運動真實的形式與內容。

(1) 歐共主義這個名詞似乎是指全部的歐洲共產黨員接受了歐共主義的觀點。事實則不然。這個名詞僅適合於少數歐洲共產黨，而其它的共產黨繼續跟隨蘇聯的路線。

(2) 歐共主義這個名詞指涉一個純粹屬於歐洲的現象。這也是不正確的。這個名詞也適合於一些歐洲之外的共產黨或共產主義運動，如日本共產黨。

(3) 歐共主義這個名詞也許意味着有一個中心與外圍共黨路線之嚴密的組織。事實上亦不如此。它不像蘇聯共產主義的信徒——他們的代表定期的集會以製定出一個一般性的共黨路線，歐共主義在外觀上沒有一個單一的共黨路線。它意指着一些共產黨，它們在理論上是非常的相似，但同時又享有極大的自主。^⑤」

李昂哈得也不同意把歐共主義僅看成某些共產黨的現象，他認為歐共主義是一種趨勢，包括了認同歐共主義的人士。李昂哈得列舉了歐共主義的目標有：(1) 自主與平等；(2) 經過民主的道路通往社會主義；(3) 廣泛的聯合政策，而不主張共產黨領導性的角色；(4) 馬克思主義的開放和對話的需要；(5) 對蘇聯和東歐的批評態度；(6) 社會主義的多元化民主模式；(7) 拒絕列寧主義黨的結構；(8) 獨立的外交政策^⑥。李昂哈得並且認為凡是宣佈認同這些目標，或認同其中某些目標的共產主義者；以及實現這些目標，或邁向這些目標的共產黨都算是歐共主義。在這個廣義的解釋之下，李昂哈得認為意大利共產黨、瑞典共產黨、英國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希臘共產黨、法國共產黨、丹麥人民社會主義黨、冰島人民同盟、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羅馬尼亞共產黨、日本

註④ 意共總書記貝林格 (E. Belinguer)，西共總書記卡里略 (S. Carrillo)，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書記杜蘭克 (S. Dolanc)，瑞典左派共產黨主席韋

納 (L. Werner) 都先後指出歐共主義是一種誤稱。但是他們還是接受了「這個名詞，指出其中若干錯誤。See, W. Leonhard, *Eurocommunism: Challenge for East and West*, tr. by M. Vecchio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9), pp. 4-5.

註⑤ W. Leonhard, *op. cit.* p. 5.

註⑥ *Ibid.* pp. 6-15.

共產黨、澳大利亞共產黨、委內瑞拉朝向社會主義運動、蘇聯與東歐境內許多個人的以及團體的人文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算是歐共主義者^⑦。在李昂哈得的字裏行間中，我們可以感到他本人也深深的認同歐共主義。

克勞汀在論述歐共主義時則偏重以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危機所應運而生的新共產主義運動來界定「歐共主義」。他認為歐共主義是在資本主義危機中一種朝向「西方的分裂」的新共產主義運動^⑧。目前歐共主義的特色在於：(1)在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發展自己的戰略與社會主義概念；(2)與莫斯科對立^⑨。

曼得却否認有歐共主義這回事，認為它只是「一國社會主義」的變種，不構成新的共產主義國際性運動的要素^⑩。而歐共主義所宣稱的諸目標，只不過表示歐共主義共黨的社會民主黨化，相似於一九一〇——三〇社會民主黨的老路^⑪。

儘管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何說明歐共主義這個名詞是多麼的不妥當，但是他們還是接受了這個名詞，把歐共主義視為一種趨勢來加以評論。

三、歐共主義的歷史根源與歷史意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拒絕把歐共主義當成一種戰術的運用。他們指出歐共主義的歷史根源以及歐共主義的歷史意義，並且論證歐共主義是真心的轉變。克勞汀說：

「把歐共主義認為只不過是另一種戰術，依賴於莫斯科的手，這個觀點是不正確的。資本主義世界中主要的共產黨已經打破了他們以前臣屬於蘇聯的模式與蘇聯的領導——這並不意味他們已經與莫斯科分裂，他們仍然保留了一些矛盾與混淆。我們今日所目擊的共產主義的世界各黨是誕生於十月革命長期與複雜的歷史軌道之最後面目。組織與意識形態的一元主義是其中持續性的歷史軌道之一，它經常隱藏着潛在的衝突，並且迫使衝突轉入地下。當衝突表面化時，它經常是一種出人意料之外與爆炸性的形式。^⑫」

註^⑦ *Ibid.* pp. 15-17.

註^⑧ F. Claudin, *Eurocommunism and Socialism*. tr. by J. Wakeham. (London: NLB. 1978). p. 8.

註^⑨ See F. Claudin, *op. cit.*, Chapter 2 and 3.

註^⑩ E. Mandel, *From Stalinism to Eurocommunism*, tr. by J. Rothschild. (London: NLB. 1978). p. 16.

註^⑪ *Ibid.* pp. 17-19.

註^⑫ F. Claudin, *op. cit.* p. 30.

二、「歐共主義」的定義問題

所有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歐共主義共黨各領袖都一致指出歐共主義這個名詞是不妥當的^④。李昂哈得指出它的不妥當性有三，他說：

「事實上，歐共主義這個名詞是有一些誤稱。雖然它給世界共產主義中的一種新現象賦予定義是重要的。但是它並沒有準確的溝通這個新運動真實的形式與內容。

(1) 歐共主義這個名詞似乎是指全部的歐洲共產黨員接受了歐共主義的觀點。事實則不然。這個名詞僅適合於少數歐洲共產黨，而其它的共產黨繼續跟隨蘇聯的路線。

(2) 歐共主義這個名詞指涉一個純粹屬於歐洲的現象。這也是不正確的。這個名詞也適合於一些歐洲之外的共產黨或共產主義運動，如日本共產黨。

(3) 歐共主義這個名詞也許意含着有一個中心與外圍共黨路線之嚴密的組織。事實上亦不如此。它不像蘇聯共產主義的信徒——他們的代表定期的集會以製定出一個一般性的共黨路線，歐共主義在外觀上沒有一個單一的共黨路線。它意指着一些共產黨，它們在理論上是非常的相似，但同時又享有極大的自主。^⑤」

李昂哈得也不同意把歐共主義僅看成某些共產黨的現象，他認為歐共主義是一種趨勢，包括了認同歐共主義的人士。李昂哈得列舉了歐共主義的目標有：(1) 自主與平等；(2) 經過民主的道路通往社會主義；(3) 廣泛的聯合政策，而不主張共產黨領導性的角色；(4) 馬克思主義的開放和對話的需要；(5) 對蘇聯和東歐的批評態度；(6) 社會主義的多元化民主模式；(7) 拒絕列寧主義黨的結構；(8) 獨立的外交政策^⑥。李昂哈得並且認為凡是宣佈認同這些目標，或認同其中某些目標的共產主義者；以及實現這些目標，或邁向這些目標的共產黨都算是歐共主義。在這個廣義的解釋之下，李昂哈得認為意大利共產黨、瑞典共產黨、英國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希臘共產黨、法國共產黨、丹麥人民社會主義黨、冰島人民同盟、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羅馬尼亞共產黨、日本

註④ 意共總書記貝林格 (E. Berlinguer)，西共總書記卡里略 (S. Carrillo)，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書記杜蘭克 (S. Dolanc)，瑞典左派共產黨主席韋

納 (L. Werner) 都先後指出歐共主義是一種誤稱。但是他們還是接受了這個名詞，指出其中若干錯誤。See. [W. Leonhard, *Eurocommunism:*

Challenge for East and West., tr. by M. Vecchio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9), pp. 4-5.

註⑤ W. Leonhard, *op. cit.* p. 5.

註⑥ *Ibid.* pp. 6-15.

共產黨、澳大利亞共產黨、委內瑞拉朝向社會主義運動、蘇聯與東歐境內許多個人的以及團體的人文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算是歐共主義者^⑦。在李昂哈得的字裏行間中，我們可以感到他本人也深深的認同歐共主義。

克勞汀在論述歐共主義時則偏重以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危機所應運而生的新共產主義運動來界定「歐共主義」。他認為歐共主義是在資本主義危機中一種朝向「西方的分裂」的新共產主義運動^⑧。目前歐共主義的特色在於：(1)在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發展自己的戰略與社會主義概念；(2)與莫斯科對立^⑨。

曼得却否認有歐共主義這回事，認為它只是「一國社會主義」的變種，不構成新的共產主義國際性運動的要素^⑩。而歐共主義所宣稱的諸目標，只不過表示歐共主義共黨的社會民主黨化，相似於一九一〇——三〇社會民主黨的老路^⑪。

儘管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何說明歐共主義這個名詞是多麼的不妥當，但是他們還是接受了這個名詞，把歐共主義視為一種趨勢來加以評論。

三、歐共主義的歷史根源與歷史意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拒絕把歐共主義當成一種戰術的運用。他們指出歐共主義的歷史根源以及歐共主義的歷史意義，並且論證歐共主義是真心的轉變。克勞汀說：

「把歐共主義認為只不過是另一種戰術，依賴於莫斯科的手，這個觀點是不正確的。資本主義世界中主要的共產黨已經打破了他們以前臣屬於蘇聯的模式與蘇聯的領導——這並不意味他們已經與莫斯科分裂，他們仍然保留了一些矛盾與混淆。我們今日所目標擊的共產主義的世界各黨是誕生於十月革命長期與複雜的歷史軌道之最後面目。組織與意識形態的一元主義是其中持續性的歷史軌道之一，它經常隱藏着潛在的衝突，並且迫使衝突轉入地下。當衝突表面化時，它經常是一種出人意料之外與爆炸性的形式。^⑫」

註⑦ *Ibid.* pp. 15-17.

註⑧ F. Claudin, *Eurocommunism and Socialism*, tr. by J. Wakeham. (London: NLB, 1978), p. 8.

註⑨ See F. Claudin, *op. cit.*, Chapter 2 and 3.

註⑩ E. Mandel, *From Stalinism to Eurocommunism*, tr. by J. Rothschild. (London: NLB, 1978), p. 16.

註⑪ *Ibid.* pp. 17-19.

註⑫ F. Claudin, *op. cit.* p. 30.

克勞汀指出第三國際一元化的組織與意識形態是使歐共主義走向自主與平等的歷史根源；因為列寧主義的世界革命以及職業家革命黨的概念與西方的歷史發展相衝突。其結果是各共黨的革命失敗、資本主義復原、社會民主黨再起、法西斯昌盛。到了史大林當政之後，蘇聯改變，由關注革命的利益變成關注國家利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變成蘇聯的工具。史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於東西夾攻的情勢下召開第三國際七大，通過人民戰線路線，季米特洛夫以及其他共黨領袖開始懷疑革命是否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到了一九四七年史大林成立共產情報局時，法共、意大利共、南斯拉夫共再度嚴肅的提出「民族道路」問題。因此許多共黨在痛苦的經驗中反省，提出新的路線——歐共主義，它絕不是一種戰術的運用，或是國際低盪 (detent) 的產物。李昂哈得有相類似的論調，他說：

「在西方討論歐共主義的一些主要趨勢已經可以辨別出來。一方面有人感覺到歐共主義僅僅是一種高音階令人迷惑的戰術，一種共產主義者戰術典型的表現。另一方面有人並不否認歐共主義的發展有其積極的一面，但是歐共主義的傾向是更令人懷疑的；因為它的轉變尚未完成，必須考慮到歐共主義的內部有反對力量以及後退的可能，並且任何一種決定性的結論都是不成熟的。最後，有人認為歐共主義是一種令人歡迎的改革過程，它能够對經濟上與社會上緊迫的問題導出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案，並且它代表的危險對於東方官僚化政權比西方議會體制要來得大。」⁽¹⁴⁾

當然，李昂哈得是站在第三種的立場，即站在歐共主義是一種令人歡迎的改革過程上立論。他認為目前西方對歐共主義的討論缺乏對歐共主義的背景有足够的注視。因此，他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明歐共主義是從歷史經驗中走出來的新道路。他說：

「有許多的證據可以把目前歐共主義的趨勢視為世界共產主義繼續分裂過程中的一部份。在此數十年中，蘇聯領導下的一元世界共產主義業已結束。經過一個困難與騷動的過程，三個主流已成形：蘇聯的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現在初期的歐共主義。歐共主義的出現是整個共產主義世界運動深遠改變中的一種結果。它是從史大林時期一元世界共產主義轉變成今日分歧的世界共產主義中的一環。……」

如此的回顧歷史決不是單純的歷史興趣。最近幾年來，歐共主義者持續的批評史大林時期的負面經驗。在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日本、意大利以及西班牙境內的共產主義者並沒有忘記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在莫斯科的指導下共產主義運動在不同的國家內所遭受的浩劫。史大林時期的經驗在歐共主義的起源上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並且對於今日討論世界共產主義有特別的重要性。⁽¹⁵⁾

⁽¹⁴⁾ Ibid. pp. 31-37.

⁽¹⁵⁾ W. Leonhard, *op. cit.* p. 18.

因此，李昂哈得的著作作用八章的篇幅來描述歐共主義的來源與發展。這八章的篇名是：「史大林時期的歐洲共產主義」、「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分歧的第一個信號」、「南斯拉夫——今日歐共主義的基礎」、「蘇共廿大對歐洲共產主義的影響」、「歐洲共產主義在中蘇衝突的陰影下：一九五七——六七」、「歐洲共產主義與布拉格之春」、「歐共主義形成一種獨立的力量：一九七〇——七六」、「歐共主義最近的發展」。這八章的內容主要是說明歐共主義有它的歷史根源與發展過程，它是一點一滴的經驗逐步累積出來的路線，絕對不是一個戰術運用的問題。他接着又用五章的篇幅來陳述歐共主義共黨的歷史，指出歐共主義有獨立的事實與新取向的模型。這五章的篇名是：「意共：廿年來的轉變」、「法共：遲來的法國色彩中的社會主義」、「西班牙共：新道路與新目標」、「在歐洲其他國家內的歐共主義趨勢」、「歐洲之外的歐共主義者」。在這五章中，李昂哈得說明歐共主義是真心的轉變，有長期的歷史可以支持他們持續性的轉變^⑮。因此，歐共主義的歷史意義是對東西方一種挑戰。

李昂哈得只考究了歐共主義發展的歷史，克勞汀則對這個歷史發展給予理論上進一步的說明。克勞汀認為歐共主義在七十年代的特別突出與引人注意，並不是因為人們對於歐共主義理論與實踐有特別的興趣，而是資本主義的危機把一種民主的社會主義之轉變，提到議事日程中來。在南歐三大國中尤其是如此。它們有一個深刻的經濟與社會的危機，混合在獨佔性的政治體制的危機之中——基督教民主黨、戴高樂主義、佛朗哥主義。在這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危機中，這些國家內的左派已接近獲得一個霸權的多數，因此激進的向社會主義轉變是歐洲人民迫切的需要。這是歐洲的人民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以來第三次的「紅色大躍進」^⑯。克勞汀用了很多的篇幅來說明七十年代資本主義危機的性質，它不僅是經濟的危機，而且還有社會的、政治的、道德的以及意識形態的危機。這種危機感使人民瞭解資本主義的罪惡，展開保存資本主義與朝向社會主義的改變，此二者之間的鬭爭^⑰。在此危機的發展中，生態的自覺與政治的不穩定是有利的新因素。生態的自覺使人民瞭解到資本主義不僅僅是剝削的制度，把人居於從屬生產的地位；而且資本主義使人在盲目的貪慾中浪費自然資源。解決生態的問題不僅在於改善生產方式，而且需要改變生產關係^⑱。政治不穩定，使南歐三國的共黨有可能立即以民主的道路獲取政權，來改變資產階級政府，改變社會秩序^⑲。

克勞汀與李昂哈得幾乎是同時發表論歐共主義的著作。在論及歐共主義的歷史根源與歷史意義上是大同小異，有相互輝映的

註^⑮ *Ibid.* Chapter 3-15.

註^⑯ F. Claudin, *op. cit.* pp. 7-11.

註^⑰ *Ibid.* pp. 11-29, and See E. Mandel, *Late Capitalism*. (London: NLB 1975).

註^⑱ *Ibid.* p. 17.

註^⑲ *Ibid.* Chapter 3.

效果。但是曼得則從托派的眼光，懷疑歐共主義能開拓出一個新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曼得認為歐共主義的歷史根源有三：(1) 國社會主義；(2) 社會民主黨；(3) 考茨基的消耗戰略 (attrition strategy)。曼得一一指出歐共主義與此三者的關連，並且狠狠的批判一番。

曼得指出歐共主義是「一國社會主義」的變種，從「一國社會主義」轉變為「國家共產主義」是一國社會主義所造成的苦果。他們的基本性格是相同的，同是認為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實現與完成。曼得批評史大林「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使得具有國際革命性質的第三國際發生以下五方面的轉變：(1) 修改世界革命的概念。列寧與托洛茨基的國際革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研究國際性階級鬭爭的成果，產生了特殊的戰略與戰術，並且在世界革命之真實的基礎上建立國際的紀律。一國社會主義是失敗主義，沒有解釋國際性階級鬭爭的變化。它建立在小資產階級保守主義、蘇維埃官僚特權的基礎上。(2) 修改蘇聯無產階級與世界革命之間的關係。在保衛蘇聯的旗幟下，孤立了蘇聯無產階級與世界革命之間的關聯，使得國際革命的利益臣屬於蘇聯無產階級祖國。(3) 各共產黨從推翻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革命任務轉變為保衛蘇聯的工具。(4) 蘇聯的民族彌塞亞主義興起，蘇聯成為各共黨的領導國家與領導共黨。(5) 效忠莫斯科變成爲物質上的依賴與中程的國家與國際政治上的需要^②。因此曼得認為一國社會主義的大彌塞亞主義必然產生各國共黨的小彌塞亞主義國家共產主義，而且這個發展的過程聯接着史大林主義危機的發展，一步步的分解^③。

其次曼得指出第三國際七大人民戰線使各共黨開始社會民主黨化，日益使共黨整合於資產階級的民主體制之中^④。各國共黨走上一九一〇——三〇年社會民主黨的危機。曼得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社會民主黨由反戰轉向擁護帝國主義的戰爭，這不能夠僅僅解釋爲一種意識形態的墮落與政治的墮落。這是因爲社會民主黨把已官僚化的羣衆黨與工會整合於資產階級社會的結果。社會民主黨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享有巨大的利益，而且也創造了社會民主黨官員與資產階級共同的利益。同時他們也對帝國主義時代之性質缺乏瞭解，拒絕了在議會之外動員羣衆的傾向。因此當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時刻，他們缺乏革命的透視，也無能修改逐漸奪權、逐步改革的戰術^⑤。因此曼得認為，歐共主義共黨有社會民主黨化的一切危機，將背叛無產階級的革命。

最後曼得指出歐共主義者一再強調，任何民主國家內一種災難性的危機，將危害工人階級，因此歐共主義支持民主的社會秩序，這是歐共主義第三個歷史根源，源於考茨基的「消耗戰略」。消耗戰略的要旨是在逐漸的奪權，但它是一個失敗的戰略，忽視了階級鬭爭這個決定性的因素；它的結果是削弱工人階級的力量而使其成爲改革主義。曼得指出歐共主義的道路比社會民主黨

註^② E. Mandel. *op. cit.* pp. 14-17.

註^③ *Ibid.* pp. 22-27.

註^④ *Ibid.* pp. 17-19.

註^⑤ *Ibid.* pp. 9-13.

的消耗戰略更少現實性，因為(1)歐共主義的政策不是改革而是節約 (austerity)；(2)歐共主義忽視國際資本主義空前的強大。歐共主義在一國的基礎上企圖逐漸的轉變資本主義，這如果不是反動就是烏托邦^②。

克勞汀、李昂哈得、曼得都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指出歐共主義有歷史的根源，他們三人以不同的角度指出「史大林主義」在歐共主義的起源上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他們三人也以不同的眼光來評價歐共主義的歷史意義。克勞汀認為歐共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危機中應運而旺的新共產主義運動，李昂哈得則認為歐共主義是對東西方的一種挑戰，曼得則認為為歐共主義缺乏創新，是一國社會主義的苦果。因此他們三人對歐共主義的未來也有不同的評估。

四、歐共主義的未來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對歐共主義未來的發展提供批評性的意見。曼得特別強調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性；李昂哈得指出歐共主義的挑戰對東方的威脅大於對西方的威脅，而它的未來繫於東西雙方的回應；克勞汀則認為歐共主義必須避免社會民主黨的誘惑，進一步批評蘇聯，在危機中努力表現，如此才可以真正的發展出朝向「西方分裂」的新共產主義。

曼得深刻的瞭解到資本主義的國際性，尤其是當代晚期資本主義的國際力量；世界銀行、多國籍公司、大眾傳播、尖端科技……等，使得國際階級鬭爭的形勢起了變化。因此，曼得認為必須成立一個國際性的組織來領導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以從事持續性的國際階級鬭爭的工作；而這個國際組織必須是民主的。但是曼得也承認從事無產階級國際組織，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生的奮鬥都沒有成功的完成國際革命的事業^③。最後曼得指出今日歐共主義的危機在於採取了一國社會主義以及社會民主黨化，必須發展歐洲工人運動國際性的政策，堅決反對與任何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一派結成同盟以對抗另一派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今天的口號是：反軍備（特別是核子兵器）、反對任何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的戰爭準備、朝向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歐洲^④！

克勞汀則認為歐共主義進一步的發展，聯繫着資本主義危機的發展，特別是政治危機的發展；歐共主義的未來有賴其本身在此危機中的表現^⑤。同時歐共主義的轉變尚未完成，一方面它必須避免社會民主黨的誘惑，另一面它必須進一步的從蘇聯分離出

註^① *Ibid.* pp. 32-36.

註^② *Ibid.* p. 41.

註^③ *Ibid.* p. 36.

註^④ F. Claudin, *op. cit.* p. 11.

來^②。歐共主義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問題在於否定蘇聯爲一種社會主義體制。克勞汀不客氣的指出：目前歐共主義者在討論蘇聯的性質有若干錯誤，把蘇聯視爲「初期的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一種短暫的局面」、「不民主的社會主義」或「準備實現社會主義」，都是錯誤的，因爲蘇聯不具備社會主義的性質。只有否定蘇聯是一種社會主義體制，才能使歐共主義與蘇聯劃清界線，發展出歐共主義所謂的社會主義模式^③。

李昂哈得指出歐共主義對於東方與西方都是一種挑戰，這個挑戰不僅僅在於意識形態，而且對實際政治也發生影響。他說：「歐共主義是對蘇聯和東歐的官僚化獨裁制度的一種挑戰，因爲歐共主義者拒絕蘇聯的控制，倡言他們自己的社會主義之路，因而威脅到莫斯科獨佔的地位。不過，更重要的是歐共主義的社會主義模式已日漸的吸引東歐國家改革派人士。歐共主義支持改革的過程，給予人權運動新的力量，並且威脅東歐各政權强有力的官僚組織。^④」

「歐共主義對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挑戰在於一個和蘇式共黨明顯不同，但又公開提出以轉變社會爲目標的新左翼政黨的形成。目前歐共主義者在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參加執政的可能性是許多政治討論中的重大課題。他們參與政府之後對這些國家的內部發展以及歐洲經濟共同體、西方的防衛聯盟——北約——的影響是最常被討論和最爲重要的。^⑤」

李昂哈得認爲歐共主義的未來發展與東西雙方的回應有關聯性。目前歐共主義對東方的挑戰以意識形態方面的威脅最大。歐共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解釋、歐共主義對蘇聯與東歐社會性質的分析、歐共主義的社會主義模式等等歐共主義的意識形態被蘇聯嚴密的封鎖，以防這些觀念流傳開來動搖蘇聯的體制。而歐共主義還不願意與蘇聯完全破裂的主要原因有：(1) 歐共主義者希望目前歐共主義與蘇聯的接觸能夠有機會支持蘇聯與東歐境內的不滿份子與改革運動；如果歐共主義與蘇聯完全破裂，則東歐將再也不可能聽到歐共主義者批評的言論了，同時歐共主義與東歐蘇聯境內的改革運動不能再保持接觸了。(2) 歐共主義共黨內蘇聯的神話依舊有部份遺留下來，因此迫使歐共主義共黨的領導人物與蘇聯保持關係。但是李昂哈得樂觀的認爲在不久的將來歐共主義必然與蘇聯破裂，尤其是當歐共主義者獲得政權之後，局勢必然改觀；狄托(Tito)就是最好的歷史經驗^⑥。

李昂哈得認爲歐共主義對西方的威脅比東方的威脅較小。基本上歐共主義共黨是在西方民主體制中運作，它能够經過民主的道路到達社會主義，已獲得部份人士的信任。至於它能否參與政府則有待競選的結果；即使歐共主義者參與政府，他們必須面臨

註^② *Ibid.* p. 146.

註^③ *Ibid.* pp. 60-64.

註^④ W. Leonhard, *op. cit.* p. 313.

註^⑤ *Ibid.* p. 333.

註^⑥ *Ibid.* pp. 313-332.

一個左右為難的困境。一方面他們要通過結構性的改革來完成轉變社會此一偉大目標；同時他們又必須解決當前的問題以負政治上的責任。在這個兩難的過程中將審判歐共主義的命運。^④

五、結語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歐共主義的論述顯示出三個特色：(1)他們討論與分析歐共主義的問題特別重視它的歷史根源、歷史意義與未來的發展，注意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連續性。他們認為過去的歷史具有現代的意義，現在的努力朝向未來的天堂。這種討論與分析問題的方式，是經過馬克思主義訓練之後所特有的。(2)他們都積極的反對史大林主義，指責一國社會主義給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的陰影與災難。因此他們也就特別關心歐共主義，希望歐共主義能夠成功的發展出新的社會主義模式，推動世界共產主義運動。(3)他們都是站在共產主義的立場立論。他們發言的基礎是擁護共產主義，因此他們一方面給歐共主義提供非常中肯的建議與批評，另一方面駁斥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

我們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論述歐共主義的發展有以下兩點批評：(1)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過份重視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背景，而忽略了西方文化的背景。筆者以為歐共主義的起源及其發展與西方文化有深切的關係。在西方文化發展史上，意大利為文藝復興時期西方文化的中心，西班牙為巴洛克時期西方文化的中心，法國為古典主義與啓蒙運動時期西方文化的中心。因此意大利、西班牙與法國的人民在文化意識上對蘇聯有優越感。這種文化的優越感是歐共主義從莫斯科分離出來，走上獨立與自主的道路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西方人有百餘年民主政治的經驗，形成了與蘇聯專制政治不同的政治文化，難以忍受蘇聯型態的選舉、政黨與政治生活，因此必須發展民主的與多元的社會主義模式。(2)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剖析東西雙方對歐共主義的反應，不夠深入。蘇聯可以充份的運用專制政治的種種手段來阻止歐共主義的革命輸入，而在西方則必須用選票來打敗歐共主義才能制止歐共主義參與政府。相形之下，歐共主義在西方實際政治上的影響較大，而對蘇聯只能發揮口頭上的批評而已。因此歐共主義所造成的威脅對西方比東方要來得嚴重。

至於說歐共主義是否成爲西方先進工業化國家的改革模型，已被最近的歷史否定。歐共主義在各國的發展已遭受到挫敗。法共於一九七七年九月與法國左翼的聯合失敗，一九七八年選舉失敗，使得法國共產黨與其它左翼勢力分家，相互攻擊。一九七九年法共廿三大，歐共主義路線遭受批評，有重回莫斯科的論調。一九八〇年法共總書記馬謝(G. Marchais)公開表示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是合理的，造成歐共主義國際戰線的分裂。義共於一九七九年的大選遭受戰後以來第一次的挫敗，在參眾兩院痛失廿

註④ *Ibid.* pp. 336-342.

七席，以得票率而言，參議院由三三·八%降至三一·五%，衆議院由三四·四%降至三〇·九%。西共亦於一九七九年大選中僅獲一〇·七%的選票。歐共主義共黨更因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擴大問題與歐洲議會選舉搞得四分五裂^⑤。更有趣的是歐共主義共黨在這一連串的挫敗之後，來自內部的批評如潮，歐共主義將如何的再支撐下去呢？

最近的歷史已證明歐洲人士選擇保守主義作為改革的思想指導。保守黨、基督教民主黨紛紛當政。但是保守主義能夠成功的解決歐洲人所面臨的危機嗎？歐共主義在挫敗之後將如何的發展呢？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切的注意。

註⑤ 請參閱尹慶耀著，「歐共主義何處去？」臺北〔問題與研究〕，第十八卷第十一期，民國六十八年八月。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

本書第一、二、三冊，按時序先後編纂，紀述共黨自建黨至抗戰勝利之禍國罪行。第四冊起，改按專題編纂為「農村變亂(一)——查田運動」，第五冊為「農村變亂(二)——蘇維埃暴力分地」，第六冊為「農村變亂(三)——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與武裝叛亂時期的清算鬭爭等」。

十六開本 六巨冊

工本費 新臺幣 一千六百八十元
美金 四十二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臺幣三〇元
國外：平寄 十元
航空 美金 四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限閱資料憑機關學校公函購用。